

袁簡齋尺牘

二

袁簡齋尺牘卷三

錢塘袁枚撰

與錢稼軒少宰

去年十月還武陵。拜公於督學公廨。是枚四十年前應童子試地。舊遊重到。恍如漢家老嫗。重登丙舍。而明公更賜以清酒三升。教坐玉筍班中。清談對客。遂得大言炎炎。一空胸腹。至今思之。亦是香火緣中。一重公案。伏念浙西文薈。多方聞綴。學之儒。非有氣力者。爲之董率而遴選之。則亦無望海而知歸者。所謂不逢記室。誰辨上中。不遇孔子。孰分風雅是也。公來三年。施時雨以化之。張雲羅以收之。凡小雅之才七十三。大雅之才二十一。莫不昧掃而中蛟頭。掩目而分黑白。宜吾邦之庶士傾風。萬流仰鏡也。今雖行矣。而泮宮之芹。與旃檀之風。知都是過後彌香。彼都人士。如之何勿思。蒙題隨園雅集圖。揮灑淋漓。手爲天馬。尤愛其無一浮藻。

無一卮言。醪醴有味。元相稱少陵云。憐渠直道當時事。不着心源傍古人。其斯之謂歟。江寧拔貢吳模。是枚當年作令時。所取童子家貧力學。作詩歌及選體文。苦心孤詣。與古爲鄰。今來覆試端門。與一函走謁門下。或與浙西多士同受煙墨驅使。似又添一健者。

與陳省齋轉運

廿載舊交。半年新別。中秋後接手書。知濱樂地方。名爲周昉畫肥。其實少陵詩瘦。想見古之名賢哲士。處脂膏而不能自潤者。大抵皆然。然水晶鹽味。雖淡猶濃。任江防爲虞姁之造舟。作轉運學太公之賁海。豈獨盈虛迥異。亦且勞逸判然。天之所以報盛德者。正方興而未艾也。重陽節近。滿眼黃花。記丁丑年。蒙公開筵相招。坐中汪倫吹簫。吳猛彈琴。姚思廉琢硯。彼此錯綜參伍。呈技爭研。忽忽十年。恍如隔世。山川間隔。不獲升堂再續前夢。屢搔白髮。思之黯然。令孫梅岑。學力日深。詩

才日進。心地亦和平高朗。蔣荅生太史贈以詩云。一代高才有情者。繼袁夫子是陳君。在枚雖不足冠冕人倫。而蔣公之肯爲此言。則亦傾倒之至矣。尊眷行期在即。頗覺六年師弟。分手爲難。所諄諄勸之者。渠於時文八股。少精進工夫。雖天下皆知羅隱。何須一第。然青雲階梯。非此不可。此事無關學問。而有係科名。他日大父含飴時。還須慈訓及之。

與邵叔宋太史

讀手書。知去年有芳訊交馬山人寄來。竟未收到。太史素封之家。以溺苦於學。不肯俯同羣碎。而專託之守藏者。是何長者大人哉。然生產事竟作一兩倍落漠。是非天之所以窮太史也。乃天之所以相太史。而使其計無所復。不得不以其道勤施於四方也。毘陵之人何幸焉。賜讀墓志三篇。一散一駢。意製相詭。皆能列申元妙。金絲引和。的的然得古人形貌。唐陳黯稱君子之文其德全。文人之文其思全。

太史其兼之矣。伏念能古文者。代不數家。矧值陽數之標季。而孤爲之談者。寥寥宜也。然男兒作健。正應於此時揭竿起耳。蒙太史以歸唐相勗。兩人何可當也。荆川文向未宣究。不敢掉罄。震川集久已披覽。紆淡處自佳。然絕少大題目。而又多祝壽時藝之序。體製已傾。比予於管仲。似非知己。鄙意王荊公學韓文。能經堂入奧。而文周其匱焉。吁可畏也。雖有不足。不敢不勉。他日抱集登門。再乞言不備。

覆似村

接手書。譏僕薦賢太濫。似信陵門客。不許再交平原者。然吁過矣。莊子曰。逃深山者。聞人足音。則跼然而笑。况警咳於其側者乎。僕山人也。自君別後。益復無俚。忽有某昆季。肯低首降心。物色一隻於荒煙蔓草中。此其志足尙也。其詩有佳者。幾不在似村下。此僕之所以再三傾倒。而且欲與兩家聯風雅之交。世兄不念其心之孤。腸之熱。而反疑之。謂之何耶。僕平生最愛武三思一語。道我不知世上何者。

爲善人。何者爲惡人。但與我善者卽善人。與我惡者卽惡人。此種見解。今之大賢君子。往往皆然。卽古之程朱。亦未免蹈此病。第不肯如三思之直捷說出耳。三思雖人不足取。而一言以爲知。願似村味其言。且自反焉。再書中言杜門謝客。除魚門老友一人外。絕無往來。此言在似村自以爲高。而僕又大不以爲然。兄而不愛魚門則已。兄而愛魚門。則當學魚門之爲人。魚門之爲人也。尊賢而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在似村以爲所交只魚門一人。試問魚門所交。只似村一人而已乎。僕雖不能如魚門之太邱高廣。而惟恐執德不弘。自蹈於焉能爲有焉能爲無之輩。故取人寧過於寬。來書笑子才得一公子。必譽之。將來卓方伯公子入都。子才將又薦之而譽之乎。此言尤過也。夫天地無心成化。聖人因物付物。使卓公子不納交於子才則已。使卓公子果納交於子才。而又能詩。則將來臨別之依依無疑也。譽之而薦之無疑也。又豈慮某公子之生妒生惱。而竟自同寒蟬。忍而不吐乎。或某

郎知有不佳處。僕老悖。爲其所愚。似村骨肉之愛。益當明以告我。而不必爲廋詞刺語。使我疑且駭也。總之士君子宜有定見。不宜有成見。定見者。在我之性情學問。不與世爲推移者也。成見者。在人之親疏厚薄。與其知愚賢否。當從容以審其分量。而不可先意抹掇者也。况似村地位。與僕與魚門不同。尤當以開闊爲懷。何也。僕與魚門老矣。且皆饕人子耳。踽踽涼涼。人猶諒之。似村宰相之孫。宰相之子。年甫三十。世受國恩。方將收攬人才。助吾師甄陶萬類。爲范純仁韓忠彥一流人物。方慰故人之望。切不可俯視羣流。春行秋令。蹈高人名士習氣。僕曾有咏懷一聯云。定須如我難求友。到處饒人好着棋。願獻此言。以當萱蘇之寄。

與周青原舍人

棲霞一別。遽爾分襟。僕於十一月十九日還山。而舍人於十月二十一日赴闕。彼此交臂而失。如夜行船。當面分馳。始信人生一見。都有前因。二十八日接所留手

書讀之芬芳悱惻。情見乎詞。追憶五年來。抗顏稱師。侈口說法。在僕固傾橐出之。而如足下之純終領聞。神解靈速者。亦罕見其匹也。今作小鳳飛去。俾老夫儼然獨居。尋春餘之墜歡。玩行間之手迹。每低徊久之。絳帳中有人抽簪助學。自是一時佳話。將來作計相時。須先朝王陵夫人。再歸私第可耳。何必以碧磁一箱。存作息壤。所以報我者。如斯而已乎。卽用尊磁。飛罰一甌於三千里外何如。

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

習之於人大矣哉。秦除井田。民怨。王莽復井田。民又怨。趙武靈王胡服。國人不從。魏孝文禁胡服。民又不從。宋熙寧間。行王氏之學。不過二三十年。一旦楊時奏請禁之。天下譁然以爲不可。足下之重時文。囿於習也。來札云。作時文與註經撰子同功。此言過矣。夫註經無格式。撰子無偶對。有格式偶對者。皆應制干祿之俗體。不可謂之文也。蓋常論之。有韻之文。始自關雎。降而五七古。降而五七律。再降至

詞曲而流品極矣。未能於詞曲外。有能再化一格者。無韻之文。始自堯典。降而漢魏。降而六朝。降而八家。再降至時文。而流品極矣。未聞於時文外。有能再唱一體者。詞曲之於詩。猶時文之於古文也。此處界限極嚴。斷難僥越。時文入股。其流脈實始於唐人應制之八韻。應制詩豈無佳者。而李杜集中。斷然不存。卽韓柳諸公。亦未聞爲人作應制詩序。可知功令之文。自古不重。况時文加以割裂搭截。侮聖人之言哉。且從古文章。皆自言所得。未有爲優孟衣冠。代人作語者。惟時文與戲曲。則皆以描摩口吻爲工。如作王孫賈。便極言媚寵之妙。作淳于髡。微生畝。便極詆孔孟之非。猶之優人。忽而胡姐。忽而蒼鶻。忽而忠臣孝子。忽而淫婦奸臣。此其體之所以卑也。若云足以明道。極有關係。則戲曲中儘有無數傳奇。足以動里巷之謳吟。招婦豎之歌泣者。其功且百倍於時文矣。何以詩集中。寧存溫李冬郎淫靡之詩。而斷不存王孝子尋親楊椒山寫本之曲。其故何耶。蓋此處不暇論綱常。

名教。而先論文章體裁故也。宋文文山跋李龍庚策云。今雖賢聖。不得不爲時文。而其所以爲文者。終非心之所安。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。黃氏曰抄云。學者作時文。亦是少年一戔。過此當留心學問。宋之時文。非今之時文也。古名臣尙且薄之。况今之時文乎。善乎沈子大先生之論時文曰。時文者。干祿之具。宜聽士之自謀。而不必朝廷代爲之謀。盧抱經學士之論時文曰。時文者。驗其所學。而非所以爲學也。此二論最爲平允。若顧景范則曰。秦坑儒不過四百。八股坑人。極於天下後世。則過於激切。而吾子聞之。更當掩耳而走矣。

與託師健家宰

家人從皖江歸。接手書。垂注深切。並有水路入都。把晤不遠之語。枚喜躍不已。學閒鷗引頸而望。至十一日。聞公舟過白門。風利不泊。枚已呼車出城。逢送者自崖而返。方知一片慈雲。已被春風吹過。惟有瞻望弗及。泣涕如雨而已。枚讀書涉世。

垂三十年。嘗謂學問之道。當識其大者。知己之恩。當感其深者。今儒者滿天下矣。率皆郢書燕說。無足深覽。公獨涵泳聖涯。闡發道蘊。於六經論語。得古人未有。視漢宋儒。若踞泰華而俯臨焉。賜和五律。中有吳江開墅僻。泰華抱雲歸之句。如鳳鳴九霄。高不可接。又對酒月相照。揮毫花亂飛之句。如霞明雪海。妙不可思。數年來。凡公所賜手書詩草。都已裝潢成帙。每一展玩。如親色笑。曾學後漢郭曄記武侯五事。將公所談在任事可法可傳者。奮筆志之。非徒備史官之采擇。亦以作文章冠冕也。枚雖以詩文受知。而自一見後。便許其有入道之基。又往往稱爲心中人。所以期之者。在雕蟲小技之外。可惜見公太遲。別公太早。未免仰止無窮。景行有限。天邊明月。原無常照之光。世上春風。或有重來之望。私心禱切。餘復何言。

寄房師鄧遜齋先生

小門生張宗柏。從北來。接手書。得悉起居萬福。膝前世弟世妹。瑤草瓊花。苗而不

秀。要是運數所關。莊子云。求其故而不得者。命也夫。仰祈夫子委懷順化。珍重朝野倚賴之身。勿爲中年哀樂所累。廷尉舊官。一時難補。然公才公望。聖主深知。卿貳之選。定當不遠。夫子乞養西歸。東山復起。物換星移。三十年爲一世矣。以前輩之典型。合後來之花樣。自然格格不入。然棋局長安。亦必須一二魯靈光。落落然參錯其間。爲之鎮中流而標正鵠。如用之。則吾從先進。聖人豈欺我哉。枚去秋送尹相公。曾北抵清江。順流而下。掃墓古杭。至冬至前三日。才還白下。幸老母聰強。秋收有穫。附白以慰夫子之惓惓焉。

又

枚明年六十矣。親知寥落。家中惟一母。朝內惟一師。居恆夸耀於人。往往以之自負。然家中之母。朝夕可以承歡。而朝內之師。束修不能常獻。此枚之所爲中心悵悵。而不能自釋者也。來諭戊午本房得一文一武。枚聞之悚然。阿廣庭將軍。先征

緬甸。現征金川。功勛隆隆。將畫凌煙閣上。而枚則寂處山中。日與麋鹿爲羣。就有著述。亦不過雕蟲篆刻。何足與當代功臣相提而並論。然而夫子云云者。則亦未嘗無說焉。大凡父母之於子也。能者愛之。不能者亦愛之。其間於能不能之間。而能親近父母者。尤愛之。阿將軍立功萬里之外。其不能常侍函丈。常通音問也明矣。而枚則一箋一咏。時寄都門。或夫子溺愛不明。而遂許巢許與夔龍接席耶。然閭巷之人。往往附青雲而益顯。枚之得於阿將軍同門。幸也。夫子之恩也。上元令李棠。亦係戊午同門。其人敦良樸誠。長於爲政。真可自提由瑟。直升孔堂者。枚相從甚懽。不能學澹臺滅明之非公不至也。喜師門之多君子。故附及焉。

答尹相國

長至前七日。材官李長柱從長安來。面投師諭。枚尙未開緘。已覺函高三寸。知荀雲一朶。中有萬疊情波。開誦之餘。如親化雨。如坐春風。墨雖盡於行間。言尙餘於

札外。爲低徊拭淚者久之。據材官云。夫子塞外從圍。猶能挽強弓而得鹿兕。天顏
喜笑。百辟觀瞻。文潞公之精神。眞足使遠方朝貢之人。拱手却立也。寄和枚詩。及
和杜少陵詩。格以老而彌蒼。情以眞而愈篤。如歌到離亭聲斷續。人分淮浦影東
西。則去年清江分手之情形。宛然如畫也。試問空山風雪裏。持箋可有扣門人。則
近日隨園村落之蕭疏可知也。至於山連蓬島峰還翠。地接昆湖水更清。則又想
見園依上苑。別有蓬萊。古大臣之平泉綠野。俱未足以髣彿焉。伏思夫子夔拊龍
言。日不暇給。猶能以重疊篇章。答野鶴清猿於三千里外。如此年位。如此風情。亘
古以來。誰爲儔偶。白下秦蔣兩太史。及書院諸生。獲此芳訊。爭相傳抄。皆不覺手
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惟是枚半世功名。全出公手。卅年依倚。不甚乖離。一旦白髮
彭宣。不及堂前乳燕。興言及此。黯然消魂。雖翰墨往來。宛如親炙。然而雙魚之渺
渺。終不如函丈之依依。因私立誓言。計夫子杖朝之年。枚亦五十九歲。倘蒲柳之

資得與青松並茂。將舵舟江上。直詣京師。爲夫子介壽升堂。且拉魚門青原諸君子。痛飲十日。庶幾程門之雪。不須待立於來生。而絢春園中。亦留下飛鴻爪印矣。言有大而非夸。未知夫子以爲雍之言然否。

寄慶樹齋少宰

閱邸報。知山巨源。足然歷級。職掌銓衡。此信得後。陶唐氏之小兒女。懽聲如雷。幾欲將假父作天官五字。鳴鉦擊鼓而夸張之。僕以爲兒輩如是。則彼後來新染桂枝香者。其流目送笑。又當何如。苟侍中未三十而弭三貂。其貴可及。其年不可及也。更可嗤者。江東士夫。不爲閣下稱歡。而轉向山人賀喜。呼雞祝鳳。事太無因。然亦想見師門世誼。其休戚相關。竟如是也。戲反義山詩云。郎君官貴施行馬。東閣遙知得再窺。質之世兄。其許之否。周姬於冬至前一日。合浦還珠。其時虎邱月明。蘭舟酒暖。致足樂也。除玉人外。更有隨身奩具。百兩御之。非君之力不至此。方擬

播之笙詩。傳爲佳話。而不料事有匪夷所思者。薦寢時珠胎已結三月矣。周易云。鼎顛趾。得妾以其子。彼此貿貿。竟占此爻。爲僕計者。將沉珠於淵耶。將賣其積而還其珠耶。抑將視作走盤之珠。仍使楚弓楚得耶。現在寄聲五柳。屬其作速平章。若欲以呂易羸。則吾豈敢。

寄莊新參

客歲在蘇。旌旗遲十日之行。致故人缺方舟之送。至今於心歉然。第中年以後。殊難作別。借此戛然而止。未始非柳河東以妄塞悲之義。公雖調元任重。而念舊情深。或頗以枚言爲是否。京口太守寄到尹公詩冊。讀跋後一篇。文章爾雅。筆墨蒼秀。所不待言。尤愛公立言得體。將野人視朱門如蓬戶光景。寫得不卽不離。身分頗高。譬如晏子。本短人也。爲僂瞍所抱持。放置百尺樓上。旁人觀者。遂疑其有九尺四寸之長。公之抬舉。毋乃類斯。吳模秀才。本在蘇州書院受公教育者。近日造

詣尤爲精進。學使李鶴峰拔冠多士宜也。因其來都。修函問安。或賜以一見。而叩其近日之所學。亦大君子所不宜得已者耶。

與陳刺史虛齋

別來半年。思如隔歲。想由矜寵之情重。頓使離別之情深耶。泗州彫敝之地。得執事領而治之。勤不知勞。廉不表異。吏畏如日。民愛如春。舉從前牧吏。一掃而空之。將見名列御屏。四方之爲政者。必詢郭丹之行事。寫署黃堂。考侯霸之章程。編爲令甲矣。記乙丑秋。在秦淮水次。兩人將古今循吏事。高睨而大談。今果然坐而言者起而行焉。不勝欽挹之至。弟子王庭泰。捧束帛。戔戔來參記室。僕告以相主作賓。事非容易。爲名賢握管。必須如班彪之佐竇融。少陵之佐嚴武。而後克稱此任。誠恐鰕生筆舌。未登大雅之堂。還望刺史陶冶而成全之。寬其所不逮。教其所不知。不視作前席之先生。而當作有造之小子。則庶乎其不虛糜月廩耳。